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9 February 200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2004 年 3 月 1 日至 12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3(c)(二)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会议的
后续行动：各项重大关切领域的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
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妇女平等参与预防、
管理和解决冲突、以及冲突后和平建设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全面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 公会世界协商委员会提出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依照 1996 年 7 月 25 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 * *

国际社会已开始承认有女童参加武装团伙。在过去三年中，公会世界协商委员会贵格会联合国办事处参与一项探究这些女童命运的研究，重点放在复员和重新融入社会需要方面。研究的题目为“女童子兵之声”、由安哥拉、哥伦比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的女童讲述她们的故事。首次披露了尚不为人知、记录或被人了解的经历。

* E/CN.6/2004/1。



贵格会联合国办事处不仅研究女童子兵的问题，还在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我们在小武器方面的工作集中在这些武器给人类造成的恐怖影响，以及导致人人力求拥有和使用小武器的需求因素。

考虑到小武器在女童子兵生活中的作用，因此需要研究这两方面的工作是如何交叉影响的。贵格会联合国办事处认为这一重要但尚未被人了解探讨的关联值得重视。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指出，妇女和女童与男人和男孩一样深受暴力冲突和小武器之害。女童与男人和男孩一样都面临某些可能会迫使她们拿起武器的情况，结果造成战斗人员和平民之间枪支暴力的悲剧。全面了解女童子兵现象和使她们得到小武器的根源有助于我们切实了解她们在冲突前和冲突后局势中的需要。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使社区所有成员享有持久和平。

研究汇集了不少故事，告诉我们女童是如何到武装部队来，她们作为武装部队一员的经历以及她们未来将面临的各种挑战。

不论这些女童是被绑架还是自愿加入的，总有某种因素使她们有可能成为武装部队成员。在此研究中涉及的那些女童，在女童们称之为家的地方常常能够发现这些因素。生活在冲突地区附近的女童特别易于受到伤害，或被留在家中没有成人保护，或与家人分开。同样，生活在贫穷之中、对基本生存需要充满焦虑意味着她们更有可能加入某种集体或被绑架。最后，如果家中有人对她们进行性剥削或以暴力相向，女童们就更不愿意待在家里或与家人住在一起。

加入武装部队的经历对她们如何考虑未来具有深远影响。对那些自愿加入者，这种经历常常造成深深的遗憾，使她们对自己的决定产生疑惑。在所有这 4 个国家中，女童们都把教育或职业培训视为是重新融入社会的根本。女童们表示她们没有伺机报复那些曾经虐待过她们的人，或曾经屠杀过战友的敌人。相反，她们只是想为自己的行为赎罪，希望战斗停止，屠杀结束。

被采访的女童们还谈到使用小武器的经验。她们使用武器的情况因人而异：一些女孩领到枪支，另一些则没有。有些女孩接受过最多 12 个星期的训练，而其他虽拿到武器却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女孩子谈到射击和扛着 AK47s、M16s、T56s、81 型步枪、手枪。她们学会了如何拆卸、清洗、装配枪支和射击。女孩子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小武器在她们士兵生涯中的作用。需求使我们理解了这些武器是如何满足女童子兵的需要以及为她们提供了非如此就可能缺少的东西。这些需要通常包括身份特征、安全、力量和尊重。

一些女孩谈到扛枪带来的特殊身份和被看作“战士”的感觉。在某一国家中，先发给女孩木头枪支，她们携带枪支，时常被提醒“成为带枪者”；当武装部队中的军官认为女孩子已经熟悉枪支时就发给真枪。一名年轻妇女说“拿到步枪那天，我激动兴奋极了”。另一名年轻妇女说，“待时机成熟时你就能拿到真枪……当他们认为你不再害怕，能够应付枪时就会发给你真枪。我从未拿过真枪。我根

本就不适合当兵打仗，我也不想打仗。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我不是打仗的料。”在另一个武装部队中，女孩子们谈到被挑选扛“特别枪支”时的兴奋激动和骄傲。只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才会发给她们枪支。这些摘录说明小武器给女孩带来身为士兵所具有的身份和地位的感觉。

小武器还给女孩们带来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是在残酷的暴力冲突中所缺少的。一名年轻妇女说“三个星期后，他们给我一支枪，但我特别害怕，老是担心枪会走火。最主要的是，他们问我，如果敌人来了，如果无法逃脱的话，要么我死，要么我把别人给打死。那时就必须使用枪了。”来自敌人的威胁不是女孩子受到的唯一威胁。女孩子对不安全感最有力的说明诚如一个菲律宾女孩所说，“我感到非常安全。我没有恐惧。如果有人想要虐待我，他有枪，我也有。”

最后，那些被采访的人指出，枪给她们带来了力量和尊重。一个女孩子说，“有枪可以以防万一。因为在农村某些地方，如果你没有枪的话，就没有人会注意你。平民现在知道，我们必须要有枪或其他武器，这样人家才会尊重你。”另一个女孩说，“在集体中，我感到充满了力量，因为我有一支火力强大的步枪”。

关于身份特征、安全、力量和尊重的这些说法使我们了解到这些女孩子生活中缺少什么，说明导致她们拿起小武器的一些根本原因。这些武器能帮助满足一些人的需要，但很多人也谈到使用这些武器带来的恐惧和强烈的负罪感。所有这些女孩（菲律宾的除外）不论是自己还是从对方考虑，都为自己的生命担心。死亡可以有很多种形式，但最常见的是死于子弹。女孩为自己的生命和安全担心，但她们也害怕伤害其他人的生命。有人说，“他们命令我做的最可怕的事情是杀人。他们命令我杀人，但是我只是伤了别人，我告诉他们我不想杀人。”两个女孩对扣动扳机有不同的感觉。一个担心如果她开枪，别人就会朝她开枪；另一个说必须开枪，否则就会被打死。

一些妇女谈到目睹枪杀或朝平民扣动扳机以及因而造成的强烈的负罪感。在拿到步枪时据说“兴奋激动不已”的妇女后来谈到对一个村庄的攻击以及造成无辜平民死亡的事件。她说“我不想枪击或杀死无辜平民。结果我被当作叛徒遭到叱责。他们（武装部队）冲进来杀了这对夫妇和婴儿。我感到万分悲痛。我没能救得了他们。此事我将终身难忘。”

所有女孩在离开武装部队时都被要求上缴枪支。研究中提到的女孩子在被捕或投降后很少提到枪，但她们确实喜欢谈论曾经参与杀戮的感觉。很多人乞求上帝，质疑她们的信仰，或希望不会受到谴责。其他人常常回想起战斗或杀戮的场面。没有一个女孩愿意再去打仗，杀人或突袭。被采访的女孩认为，18岁以下的孩子应被当作儿童对待，家庭和政府都应保护他们，为他们提供生计，使他们不必去打仗。

最后，我们需要考虑这些女孩告诉我们的情况以及他们如何影响我们未来的行动。我们已经得知，曾经参与武装部队作战的女孩和小武器在这些经历中的作用。枪支也许可以提供某种身份，为那些极易受到伤害的人带来安全感、力量和尊重。小武器还给女童子兵的生活带来恐惧，使用这些武器使她们在负罪感和对未来的惶惑中挣扎。最后，一旦手中握有枪支，他们就将永远失去童年。

我们像教育儿子那样教育我们的女儿如何对付小武器。这当然不是一种进步或我们竭力促进的性别平等。让我们寻找其他办法来应付这些女孩的需要。不但不应让女孩携带武器参与战争寻求保护，我们还应让男人、妇女、男孩和女孩都解除武器。让我们研究这些女孩面临的易受伤害境况，确保她们在家中得到保护，支助家庭满足她们的基本需要。

这项研究让我们初步了解了女童子兵的生活。但我们还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能够开展有效、文化适宜的复员和重新融入社会方案。进一步的研究也将帮助我们理解导致女孩拿起武器的那些因素。有了这些了解，我们就能够着手与女孩及其家人携手解决这些问题，并力行改革。要想建立人人可享有的具有包容性的和平，加深了解至关重要。
